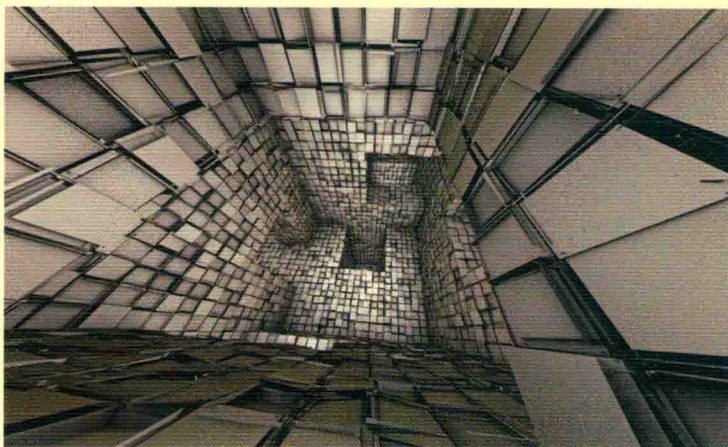


心理学文化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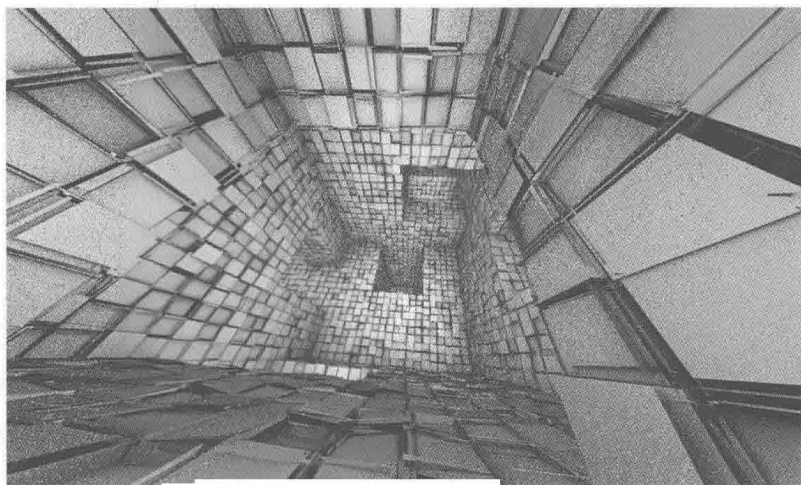
孟维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心理学文化探索

孟维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文化探索 / 孟维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203-2735-0

I. ①心… II. ①孟…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647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一 问题缘起

心理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界见仁见智的难题，也是常话常新的命题：之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鲜有明确的答案，始终处于争论不休的境地，至今难有定论；说是新的命题，是因为随着心理学范式演进和时代的变迁，考察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角、立足点和立场等，总是发生着变化，导致该命题从形式到内容，也在变化着。尽管对文化的界定始终众说纷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是心理学在其漫长历史变迁中绝对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道“坎”横亘在心理学面前、心理学之中、心理学之上，俯瞰和见证着心理学的发生与发展，为心理学从独立到今天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演化资源、立足基础和反思前提。当初的人类为了生存，古代智者开始向两方面求知：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万物；另一方面是人世间人类自己。前者探索研究经验累积成为自然科学；后者探索研究经验累积成为社会科学，而“心理学”即是社会科学中偏重于探索人类本质的一个分支^①。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一方面成就了哲学这个无所不包的“母体学科”，涵盖了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几乎所有的学科，但另一方面，包括心理学在内，这些学科无一例外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式。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心理学既是一门人类创造出来的用以解释和解读人类自身的一种学科形式，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心理学从其诞生那天起，就与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关联既可以理解为心理学是心理学，文化是文化，但也可以理解成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是心理学，但从另一个角

^① 张春兴：《心理学思想的流变——心理学名人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度审视则是文化。这就注定了心理学与文化之间总是相生相伴，如影随形。只是可惜，后来随着心理学走上独立道路，获致自然科学的名誉后，为捍卫其科学的尊严，保持其科学立场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就必须剔除影响其科学性质的文化因素。唯其如此，方显其科学的形象，力保其科学地位。这里，心理学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单纯地追求其自然科学性质，而对其自身的文化性质弃之不顾，或者说对文化的因素全然不理，无疑会产生“一叶障目”的局限性。这其中，可能有着心理学对“科学”理解的狭隘性，认为“科学”必须以实证之法来支撑，以经验为基础，以客观性为立场，其研究过程的精致性和可重复性是其标配，这才是真的科学心理学；也可能是源于对纷繁与杂乱的望而却步：文化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及自身的争议性等，使得心理学对其难以取舍，即便是有取舍，也是为心理学“科学”之名服务。在当下文化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大行其道和心理学文化转向的呼声日益高亢的当下，可喜的是，心理学中可以见到文化的元素和影子，而且不再仅仅是服务于心理学的“科学”名分。同时，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也能见到文化要素隐含其中。这表明，文化在心理学中从其逃离到回归，其转变的轨迹和过程昭示了文化在心理学的漫长科学演变过程中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然要考虑的因素，文化成为心理学迈向科学的基础支撑力量。没有文化，心理学的科学与统一之路注定是坎坷和崎岖的。从心理学的民族性方面也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带给心理学的基础和根本作用。就心理学的民族性而言，心理学不但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价值性。不同国家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特色赋予心理学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在各自文化传统内，理解、解释和干预人们的心理生活。不认识这些文化和民族的个性，就不能说理解了某一民族文化传统下的心理学。概言之，心理学活动有着文化限域。它是民族文化培育出来的人类心灵之花。文化的可能就是心理学的可能，文化的取向就是心理学的取向，文化的不可能亦是心理学的不可能。抽离了民族文化的心理学，无异于抽掉了心理学内在发展的根。只有在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某一特定的心理学传统。说其具有价值性，是因为自诞生那天起，心理学就不是简单或者纯粹的一门科学，它是关涉到人的学科，一旦与人有关联，不但无法做到客观性，也做不到价值中立性。它一直与人的主体性纠缠在一起，不是单纯的事实说明性的学科，而

是有着价值陈述特征的学科，不但有其理论构建的应然性，也有其事实说明的实然性。这就说明文化与心理学之间的关联总是深刻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同时，也说明了心理学文化探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 心理学文化之殇

“心理学”在《大英百科全书》中被解释为“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山上，有一座特耳菲神殿，神殿大门上写有这样大字：人，认识你自己。这句话经过漫漫几千年的演化，形成了今天的心理学”^①，这是对心理学神秘性、叙事性和情感性的理解与把握。当心理学经历漫长演变和形式转换后，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王国。它横跨了从生命科学为一端到社会科学为另一端的所有领域”^②。今天的现代西方心理学内涵与外延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智者对人类自身的洞察和沉思，其研究视角伸向了人类从外在行为到脑认知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认知科学大踏步走向第二代认知神经科学，脑成像技术大规模应用到心理学领域以后，我们似乎惊讶地发现，仿佛一夜之间，心理学中的“人”一下子变得透明了，人的大脑在高度清晰的脑成像技术设备面前似乎触手可及，已经无秘密可言，清晰可见。我们似乎已经透彻地理解了人类自身，把握了人类自身，认识了人类自身。但是，当面对着愈加复杂和烦琐的统计公式、模型建构、认知技术术语所堆砌的心理学理论，或者，更加令人欣喜地看到心理学似乎已经弥补了科学实验所必备的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局限的时候，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心理学多年来的尝试与努力，可面对心理学的诸神狂欢，我们还是非常不情愿地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即便是已经完美地完成了科学的华丽转身，不过，在真正深入人类心灵深处或触及灵魂层面，在解读人心的深刻性上，在人性的理解上，即通常意义的“读心术”上，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现代科学心理学在观照人类内心世界时，总是缺少一种温情、温度和角度，更是缺少一种洞察力或是一种

① 申荷永：《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 斯坦维奇：《与“众”不同的心理学》，范照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真正的力量，古代智者那种对人类心灵探索和人性叩问的深邃、意远、幽深的意境和洞见，依旧是可望而不可及。当然，此言并非是刻意简单的复古，更无意贬低当下科学心理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而是在深刻考察了心理学的发展样态后表达的对心理学观照人类自身心灵的殷殷期望和些许的失落。“何以解忧？”这似乎是带有一种调侃意味的话语，放在心理学与人的关系上，也有着神似的契合感。有学者形象地将现代心理学比喻为“无心的心理学”，“凡西方心理学在其发展的二百年间，或强调行为，或强调认知，强调生理或强调大脑，但恰恰缺少对‘心’的理解”^①。也许，在以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心理学大行其道高歌猛进的当下，我们有理由停下前进的脚步，扪心自问，心理学走到今天已经拥有了什么，在拥有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是什么带给心理学如此的自信，但又是什么让心理学在科学的殿堂如此缺少自信。或许，文化是心理学绕不过去的一道命题。在西方，人们对心理学的学术成就以及它对人类的福祉贡献之间的割裂的诟病没有停止过。来自学界内的关于心理学分裂与统一争论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而来自学界外如物理学、化学、生物等学科对其学科性质的质疑也在渐渐侵蚀着心理学家并不足够的自信心。心理学如果抛开以文化为支撑，或者如果有意规避文化，或者仅将关注视野聚焦于或者局限于其自然科学性质，那么，心理学的当下和未来发展之路，应该不会太宽或太远。而对心理学的审视，也可能会不是十分清晰。因为，“我们无论持有哪一种心理学观点和站在哪一个心理学流派一边，心理学的面孔都会是一团迷雾”^②。心理学的文化之殇，成为心理学发展无法逾越的沟坎，也是心理学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其魅力和困惑在于当进一步追究这个命题的时候，会发现一系列心理学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关联到心理学性质，也涉及心理学者自身的生存方式。

中国语境下心理学的遭遇又似乎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心理学面临的文化之殇是一种阵痛，那么，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似乎远比西方更为复杂。一方面，心理学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有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子若隐若现，让我国的心

① 申荷永：《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②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理学者很是不爽。但总体而言，心理学还是在当时科学氛围并不浓郁的中国建立起了科学大厦，并呈现出井喷之势；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在本土心理学和世界心理学思潮的对抗和博弈中，总是以一种近乎复杂和矛盾的心态来审视这种博弈，并试图证明和构建中国自己的心理学。这就可能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要么是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传统中挖掘、寻找心理学思想；要么是以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技术、方法和理念来重新解读和理解我国心理学思想；要么是干脆将西方心理学直接复制或者移植过来，等等。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心理学，如果有是什么形态的心理学，或者说，需要不需要建设自己的心理学，再或者是否只是接受西方心理学就可以了等，都是令我国学者感到纠结的地方。于是，在建设本土心理学和世界性心理学的各种心态交织中，我国心理学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路延伸开去：一条线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心理学，并俨然成为心理学主流形态；另一条是在我国文化典籍中得到挖掘和整理的心理学思想，有学者将其称为“新心性心理学”^①，但这种线索只能称为非主流形态。毫无疑问，主流的心理学对非主流心理学呈现出一边倒的“碾压”态势。其实，无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与演化历程如何变换，其核心主导要素依旧是心理学之中和心理学之后的文化系统的位置、价值、功用及作用等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好，那么，我国的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之间的博弈就不会停止，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向也始终无法得到实现^②。而文化的问题在我国心理学的建设历史上，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仅体现在我国心理学思想所扎根的文化土壤的深厚性比西方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性，而且也体现在我国心理学者急于摆脱西方心理学的附庸地位，早日建成用以观照我国国人心理的属于自己的心理学的那种焦灼感、使命感及责任感。其实说到底，还是学界内心的不自信的问题。我国的心理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开展建设的，其发展道路的坎坷、曲折甚至是退步，更是难以言表。

从心理学从我国的衍生到发展的轨迹可窥见一斑，在中国，“心理

^① 葛鲁嘉：《新心性心理学宣言——中国本土心理学原创性理论建构》，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101页。

^② 孟维杰：《心理学文化品性》，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6—54页。

学”作为“科学”之名并没有太久的历史，它仅仅是一个舶来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欧美深受西方自然科学精神熏染的中国心理学家如郭任远、张耀祥、蔡元培等人，带着西方心理学现代意义的科学化理念、技术，回国后满怀信心地建筑中国心理学大厦。从1917年开始，以北京大学首次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中国现代心理学开始了心理学的“科学化”时代。尽管那个时代，心理学在各大学教学的情形不一致，即同一学校，往往亦经过数次变更，或列入哲学系，或列入文学系，大多数则列入教育系或与教育合称一系，可谓命运坎坷，并且，那时心理学精神要旨定位关注是怎样做人……供给吾人做人的基本精神^①。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历经解放前的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的不对称“嫁接”、解放后的唯苏联马首是瞻、“文革”期间的全盘崩溃和“文革”后期的全盘欧美化，再到今天心理学文化转向呼声的日益高亢所带来的对其本身性质的进一步反思与诘问，我们便能发现，在缺少科学氛围和土壤的中国，整个心理学在中国的“科学化”历程，其实行走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这座明显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心理学大厦，其实是建在了中国并不坚实和丰厚的科学土壤上。舶来的心理学遭到多舛的命运不仅喻示着在与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上非契合的必然性，而且，在现实的传播和扩张过程中，其精神内核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和错位。在缺少进一步反思和批判的语境中，现代心理学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特有心理就成为中国人一直耿耿于怀的话题。“什么是心理学”同样也是横亘于我国心理学界难以求解的命题。仅仅从外在视角来审视这座心理学大厦，学界仍是无法作出清晰、准确的评判。于是，汉语语境下的心理学遭遇了同西方文化语境下似乎相同的命运。

石中英指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观察或理论。问题既是科学研究的动力，也反映科学研究的价值，指示科学研究的方。一部人类科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归结为科学“问题”发展史：“问题”深入表明科学研究深入，“问题”的拓展表明科学研究领域拓展，“问题”的转换就表明科学研究的转向^②。所以，心理学研究需要“问

① 张耀翔：《心理学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②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题意识”，因为提出和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要比解决一个有价值问题更重要。心理学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人”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从而无形中为心理学蒙上一层复杂和神秘色彩。显然，心理问题并非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庞大的“问题群”或“问题域”，由一组组相互关联、交错复杂的问题构成。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和回答，其实也就是对心理学本身的追问，究其质，也是对“人”的追问和关注。车文博先生在总结西方心理学发展规律时，指出心理学始终围绕着以下这些问题探讨和思索来进行，它们是一个主导思想：科学主义；两条基本线索：两种文化、两种哲学、两种逻辑对立、斗争和融合；三次较大的分化与整合：心理学从哲学中、学派之间和两大范式间分化与整合；四次革命：行为主义革命、精神分析革命、认知心理学革命、人本心理学革命；五大理论取向：行为论、认知论、精神分析论、现象论及生物论；六大争论：内容心理学与意动心理学之争、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之争、说明心理学与理解心理学之争、意识心理学与潜意识心理学之争、元素心理学与整体心理学之争、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之争^①。从上述论说中，便可窥见其核心问题始终是围绕着“人”的心理学性质与分类问题。每一次论战、争鸣和融合，从根本上说，其实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核心问题上来。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些是属于一般性、整体性及根本性问题，如心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心理学科学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等；有些问题是属于具体化、部分、个别性问题，例如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心理学技术等。一般而言，在逻辑上，根本性问题是具体性问题的认识论逻辑前提。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对具体问题的考评或是对根本性问题反思，人们总是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最后对根本问题的逻辑前提预设和假定，或者是在价值上的前提假设。所以，对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反思和追问那些带有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性问题最终可以概括为“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学何以可能？其可能的前提是什么？”

^①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三 心理学的可能——文化的角度

从文化学视角，心理学是人类活动产物，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沉淀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经历了久远的时间跨度和历史上的沉淀。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长卷中，无数个智者对浩瀚星空的敬畏和对人类心灵的好奇，引发他们对人类心灵秘密的无限遐想和追问，或以逻辑或以思辨形式表达着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认识。

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以本体论为基础，推崇人类理性力量，通常将人置于主体地位，视人为万物尺度，超越存在事物本身，以抽象和演绎能力来求得事物背后的本质与规律，去把握这个虚无飘渺的“实体”，从而将人类与自然、人与神、心灵与肉体、本体与存在，放置在一个对立的位置，然后用分析和实证方法及缜密的逻辑思维推理来获得确定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季羨林指出：“西方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道路”^①。心理学探索形式从最初的古希腊原子论心理学思想到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再到经验主义心理学，再经以康德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心理学，直至科学心理学诞生，心理学走过了的确可以用分析和理性两个命题形式来予以深度概括的道路。这与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契合的，也成为人类认识和理解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无疑，心理学成为了文化的一种产物。

尽管在1879年，心理学最终脱离了哲学怀抱，成为真正的系统化、体系化和逻辑化的一门科学形式，但是，哲学思想的启迪却是心理科学无法回避的时代精神。哲学作为文化的主导思想^②，一直在为科学心理学或隐或显地提供理论的前提预设和方法论基础。从历史到现在，对西方心理学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有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等。实证主义以其事实检验的精神从其诞生之初至今，一直是科学心理学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后三者是人文心理学取向的哲学操守。这里，以美国

① 季羨林等：《东西文化议论集》，经济时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②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机能主义心理学为例。机能主义心理学是美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个心理学流派。它的哲学基础是由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它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开疆拓土，与自然斗争的豪迈征程中所创立的，属于美国独有的以积极、实用、进取为特征的文化形式之一，正如心理学史家波林所说，美国人的成功哲学基于个人的机遇和野心，所以是产生大众民主（人人皆国王）、实用主义（淘金王国哲学）和心理学内外一切形形色色的机能主义背景^①。而美国文化集中体现在从个人竞争到追求平等再到对未来充满信心 and 实用与效能等诸方面特征，并相信他们的付出必有回报^②。从机能主义心理学始，历经行为主义心理学、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直至认知心理学，它们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无不是美国人追求自由、创造、改变和实用的文化精神理念，成为反映美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生动写照。它们都是美国人智慧地创造的文化样态，散发着浓郁的美特有文化气息。

欧洲大陆的心理学也同样如此。从冯特创立内容心理学到与之相对立的意动心理学，再到格式塔心理学、古典精神分析心理学，直至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从其内在文化根源上审视，其实，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欧洲特有的文化精神，也是欧洲人几千年来思辨性智慧和精致性思维沉淀的事实和结果，是欧洲大陆人所勾描的绚烂文化画卷中，以独特性和个性的形式来解说和理解欧洲人心理的文化形式。

再回过头来审视我国。在我国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之中，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葛鲁嘉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生长出科学心理学，但无疑有着本土心理学传统。它并没有随着西方科学心理学涌入而被简单终结。它依然在自己文化圈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和发挥着重要功能。他认为，中国本土心理学融通贯穿了观念形态的探索与体悟印证功夫。它对人的心理或精神生活探索，不仅仅是哲学思辨的观念体系，同时，也是心理生活践行方式。它们仍然在中国人心理生活方面发挥着解释、干预和预测的功能。而这种心理学探索其实隐含于中国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

①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58—560页。

② Jason, K. & Posner, H.,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Culture*,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1995, pp. 3 - 12.

为支柱的中国哲学传统中。他接着强调“传统中国哲学不是一种客观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包容心理生活的生活方式。尽管其中没有关于心理学的特定部分，但却有其独特的心理学理论阐释和精神修养方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就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心理学”。^①

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对中国人心理独特探索的心理学思想。并且，这种心理的独特构筑一直以一种文化样态存在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别样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土壤之中成长出来的一朵瑰丽的奇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西方现代心理学科学标准来衡量它，也不在于从逻辑理性视角来审视它有多大的合理性，而在于千百年来，它的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和传统，悄然地熔铸于中国人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的灵魂深处，理解、解说和观照着中国人心理。

综上观之，心理学是人类在长期历史沉淀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人类用以理解和阐释自身心灵生活的途径、方式或媒介。心理学家了解和认识人类心理行为途径，解释和理解心理行为理论，影响和干预心理行为手段和技术，都属于相应的文化形式。所以，可以将心理学看作是文化历史构成，是文化历史传统^②。人的心理镶嵌在意义和文化资源中，这些意义和文化资源既是心理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它^③。从这个意义上，心理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始终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成为人类解读自身和探求自然秘密不可或缺的载体。心理学的可能即是文化的可能，文化的不可能即是心理学的不可能。心理学既可以是一种文化，同时，文化也成就了心理学。

四 文化的位置：从缺位到回归

皮特森说：“文化是心理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也是误解最深的一个概

① 葛鲁嘉：《中国本土的传统形态心理学与本土化科学形态心理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②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③ Shweder, K. A., *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1—43.

念”^①。毫无疑问，心理学是“现代性”产物，“现代性”这一术语表达了人类追求解放和崇尚自由的美好愿望。然而，经过现代主义实践以后，人类却日益陷入了对科技理性和逻辑理性的执迷之中，日渐失去了对以理性和科学来谋求人类从外在“身体”到内在“心灵”普遍发展的信仰。心理学正是在当时的这种氛围当中，逐渐缺失对自身理解和反省的能力，从而将自己推进了偏执的“科学主义”泥潭，而将文化内涵认为是偶然、局部的，心理过程被认为是根本的、普适的。这里就产生了双重抽象，即现代心理学观照的“心理”不仅从社会、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而且，也将“心理学”这一学科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清洗掉，独立于文化形式，使之成为纯粹单一的“科学”学科。这样，就不仅使心理学丧失了文化积淀和根基，而且，对现代主义的实体和本质主义的追求以及对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过分关注，忽视对一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的整体关注，使得心理学对文化的敏感性日渐弱化和降低，甚至是有意回避。尽管“文化”一词在心理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或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一直还没有定论，但是，现代科学心理学领域的“文化抽离”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伴随着自然科学向纵深方向发展和科技文化哲学的转向，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也渐渐风生水起，表现了极其强烈的企图——以文化为支点、为变量、为背景来实现变革现代科学心理学范式的信心与决心。搭建一种全新的文化框架来重新审视心理学就成为在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中一种适时的选择。

毫无疑问，作为自然科学大家庭中一员，心理学天然地拥有自然科学品性。心理学自然科学品性是指心理学本来具有的自然科学的品质和风格。从1879年开始，以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实验室建立为标志，开始了心理学时间并不长的科学之旅。正如学界耳熟能详的那句艾宾浩斯的名言所说“心理学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却有短暂的历史。”毋庸讳言，心理学在短短一百余年科学化发展历程中，的确已经形成了自然科学模式的研究传统，这是心理学追求科学化的成功之处。心理学正是凭借着自然科学的精神和理念，成功地构筑起自然科学品性。可以这样认为，心理学自然科学品性

^① Pedersen, P.,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Counseling: Controversies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Canadi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Vol. 35, June 2001.

尽管作为心理学的一种性质，为心理学成为现代科学知识门类奠定了基础，清除了围绕人类心灵的无谓争执和痴想妄见，给心理学带来了清晰性和精确性，使心理学获取了科学地位和尊严^①。但是，心理学自然科学品性只是作为心理学追求或有意打造的一种品质，尚不足以深入、整体和全面揭示和表达心理学价值，也难以指称心理学的独特性质，它并非是心理学原本、真实个性。换言之，心理学自然科学品性只是提供了对心理现象的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有效的技术干预，仅仅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个侧面，忽视了人类心灵自觉和主观体验的侧面^②。所以，为获得对心理学整体、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推动心理学成为可能，就必须突破心理学科学主义遮蔽，使关注与考察心理学从外在于心理学的立场转向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关联，研究视野从心理学单纯的学术层面转向心理学文化层面。应该说，心理学反思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角度来进行，或者说，依然没有把与心理学活动有关的根本问题放到文化框架下加以审视和考察。当前，对心理学理解和解读，依旧停留在对心理学逻辑概念、命题分析及数理统计的学理意义上进行，从而使得对心理学理解陷于单纯的学术范畴，遮蔽了从更宽泛的研究视野来对心理学的审视和洞察。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文化在心理学中的位置不但模糊不清，其缺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缺位”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与心理学界对“科学”的理解有关。原因在于在现代主义思维观照下，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用科学自身的某些技术特征来确定“科学”本身的倾向，把科学看作是一系列相关联的事实和公式的汇集，导致对科学理解仅仅局限于逻辑和理性本身。事实上，科学不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知识，也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怀特认为，科学并不意味着必须从科学活动本身结构和历史来说明，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我们必须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解释实在的方式，而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实体或现实的一部分”^③。所以，理解“科学”应该具有开放理念。

①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③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从根源上讲,科学是从文化中生发而来,只有在文化语境中,才能理解科学发展轨迹。科学只有向文化开放,才能得到理解。科学的成果亦即发明与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社会特征过程的产物,而不仅就是科学成果本身。只有将其置于社会环境中,才能正确理解科学成果本身,才会有更“科学”的道理,才可能会形成科学与其他叙事方式的平等科学观。而政治权威、职业体系、等级分层及文化理想和价值,在解读科学本身过程中,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也是不可或缺因素^①。所以,才有“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这一命题^②。不理解这些科学以外的社会因素,就很难理解科学活动本身。文化成为解释和观照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③。对社会和人文科学而言,文化这一视角已经成为解读社会和人文科学不可或缺的一种解释性框架和语境性要素,使人们可以从更广阔、更深入的文化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与人文科学的独特蕴含。

理解科学的开放视野,理解心理学也不应该局限于心理学本身,也要向文化开放。心理学家始终以为心理学自然科学精神才是需要努力辩护和维系的“本性”,并将其视为心理学成熟和独立与否的根本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心理科学在追求科学化和独立化道路上所流露出的一些问题,根源就在于其过于专注自然科学精神的构筑所导致的视野的局限性,缺少向文化开放的气度与胸襟,或者说,对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理解仅局限于对其本身逻辑层面的考察。事实上,从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之初,他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中隐含着由实验无法验证但却一直左右着人类高级心理的东西。后来,他通过对人类语言、神话和风俗习惯等历史文化产物分析和探究,试图实现对民族心理过程进行研究。他所编撰的鸿篇巨著 *folk psychology* 就曾经用心良苦地揭示了心理学与文化之间的关联,试图通过文化深入解释和解读人类的高级心理。尽管其实这就在无形中分裂了心理学,不过以冯特的初衷,在他的实验心理学中,实验仅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研究者的实践活动而已。他并没有将实验视为心理学研究中的唯一方法——尽管他对传统内省法进行了实验法改造。他提倡心理学不仅仅

① 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101页。

② 同上。

③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页。

定位于个体身上，还应该奠基于人类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试图通过语言、神话、风俗等研究进入人心深处。他特别解释说，实验心理只是涉及心灵的“外层”，民族心理学才达到心灵深层。可惜，冯特以后的心理学家们因为对冯特的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掀起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反冯”运动，当然，也不可能传承和沿着他亲手开创的两条极具原创意义的研究道路创造性地走下去，而是义无反顾地摒弃了文化的元素，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实证道路，专心于心理学自然科学精神的探索与打造，构筑起了严密、理性和客观的自然科学“外壳”，心理学文化声音日渐式微，淹没在自然科学宏大叙事的“声音”之中。

伴随着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的风生水起，呼唤文化回归心理学的声音也渐渐清晰可闻。当下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文化神经科学、积极心理学等新的心理学形态的涌现，文化渐渐完成了在心理学中从过去的缺位转向回归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以及文化在心理学中的位置目前还鲜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心理学获得长足、健康和理性的发展，还需要向文化寻求开放，向文化寻找根基，向文化寻觅支持系统。因为，心理学的主体是人，人则生活于文化传统之中。人的可能就是文化的可能，文化的可能则是人的可能，人的不可能就是文化的不可能，文化的不可能则是人的不可能。因此，心理学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可能性。如果说“将心理学视为一种文化形式”这个命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心理学则被视为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殊活动方式，把心理学置于特定的文化框架中会发现，心理学的构成元素诸如心理学研究对象、运用概念、提出命题、蕴含隐喻思维、民族品格、理论演变、常识性心理学、心理学者生存方式等与一定文化之间存在内在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会形成心理学背后强大的文化支持系统，那么，心理学会凸显和还原出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另一种精神——文化性格。心理学文化性格的获得与凸显既非是强加于心理学自身，亦非从他处强掠，而是从文化哲学视角，其本身所流露出的一种对社会、民族、国家和人这一主体固有的微言大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自身所拥有的一种高远的思想意境，一直以来被自然科学品性所遮蔽，被埋没，被压制，不但使得心理学长期以来无法发挥其解读和观照人类心灵的价值和功用，而且一直授人以柄，其人文精神也在诟病中日渐失落。